

讀林間的聲與光：評李聿中《無邪》三首

溫迪

入讀 CWCP 之前就聽過李聿中同學的大名。詩歌畢竟小眾，中國寫詩的年輕人不少，但詩歌圈並不大，我應該是本科時參加哪個詩歌比賽，與這位雲南詩人擦肩而過。我沒有獲獎，但依稀記得聿中同學是在獲獎名單上的。當時小屁孩羨慕啊，我什麼時候才能像這哥們一樣厲害？不想，現在竟成了同學，能被他叫綽號“老兔”，還機緣巧合與他在同一期《詩潮》雜誌的同一欄目發表作品（哼哼，雖然我的是本科舊作，但比他多兩首），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快樂，替同學高興，又為 CWCP 開心，喜悅變成了雙份 plus。

讀李聿中的《無邪》，有如看見顏色淺淡的陽光探入林間，敲打樹木枝幹。林子不密，從樹與樹之間的空隙可以眺望遠方的城市，近處有小山村。沒有人影閃過，只有回憶的碎片閃著微光。也沒有小動物，只有風吹過時地上樹上的葉子細碎的聲響。每一棵樹，大大小小的，都向天空舉著手臂。有水從樹梢滴落，滲進泥土。纖細的水流冒出枯葉堆，靜悄悄流向不知哪里。

產生這樣的感性認知，可能是由於詩中隨處可見與樹林有關的意象，在李聿中眼裏，生命的底色似乎是屬於樹林的青綠：葉絡上的水珠是斑駁的，枝丫是可以“濺起”的；孩子們長成深沉的樹，金粉閃爍的時光隨水流淌，人像完成使命的枯葉從枝頭落下，有的歸於泥土，有的隨水隨風而去，各有命運，而進入下一個未知的輪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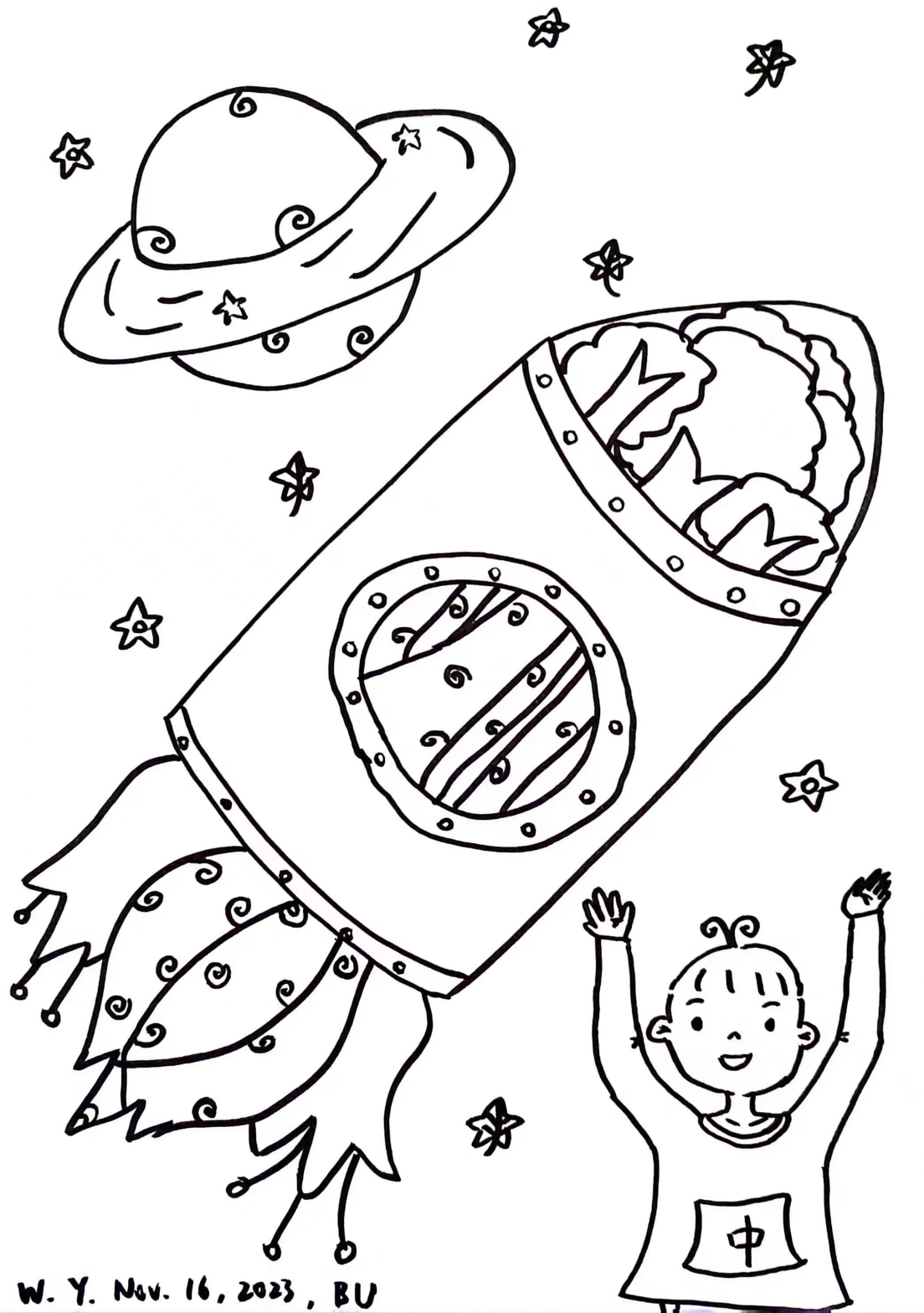
《看見聲音》《竹馬》和《寰宇》三首，似乎有著遞進的內在邏輯。晨間的樹林，鳥啼聲、樹葉聲、滴水聲。聿中讓光與聲碰撞後被具象化，變成跳動的碎片，碎片與碎片碰撞後又變成更多的碎片，因此能夠四處迸濺，闖進眼睛。眼睛的主人年紀還小，他們手牽手胡說八道，嬉笑打鬧，在流逝的時光中逐漸長大，開始懂得樹葉不會永遠是綠色，大自然的顏色也不限於樹林，於是將手臂伸展開去，進入城市，飛向天空，看到“另一個半球”，看到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宇宙。走進更大的世界，便開始發出種種疑問：為什麼我是這樣遇見你？數億年前星星是海水的主人嗎？雲是植物存在的證據嗎？……詩中沒有作答，只是在結尾用愛回應了前文的美麗與哲思，讓一切回歸一個“燈還沒綠”的自然原點——所有樹

木仍立足屬於自己的一方土壤，不變不移，而土壤的名字就叫做“無邪”。或許在聿中的觀念裏，愛就是一切的答案。自然蘇醒，孩童長大，生命歸家，在這樣的邏輯閉環中，大標題《無邪》，是對三首詩歌天真中包孕經驗、滄桑下浮出純粹的總括。

那麼年輕的李聿中，竟然知道什麼是滄桑。就是有這樣的人，世界在他們眼裏是水晶，一雙眼睛天生能看透一切。

我先得知作品發表。微信告知聿中時，他好像很平靜，應是發表經驗已經相當豐富的緣故。我這個沒見過世面的，小孩子一樣又跑又跳，又喊又叫。樣刊是我先收到，於是掃描給他，並提出互寫評論。我好像過於激動了，當然是因為發表少，沒出息。評得不好，不過也是一種練習。感謝老李兄弟，給了老兔這個學習的機會，讓我到他詩中人跡罕至卻有生命充盈的樹林，去閱讀聲與光。

溫迪（楊文） 2023年11月16日 於BU



W. Y. Nov. 16, 2023, BU

圖：溫迪